

又到了爪哇,日惹。第三次了。

这次没打算去梭罗,但住进推窗望见婆罗浮屠巨塔的度假旅馆时,耳际仍飘来那首早已是世界名曲的《梭罗河》。

2007年4月那次,专程从日惹市去了两小时车程外的梭罗,寻找歌里的那条河。我们知道世界上有梭罗这个地方,多数是因为这首歌;因了这首《梭罗河》,多少中国人心里,梭罗河几乎等于印尼之美。很有运气,河边公园里,一个卖炒饭的印尼妇人,大约被我们对梭罗河的仰慕怂恿了,竟为我们唱起原汁原味印尼语的《梭罗河》。那个下午雨后仍阴,她唱得神采飞动,把天都唱亮了。

这次到日惹,是跟着前来参加研讨会“古丝绸之路——东南亚地区的跨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的专家学者。之前已在新加坡听过了

风情

商旅之颂

◆ 余云

20多位学者的演讲,美丽的丝绸和瓷器,破除了我这样老文艺青年头脑里“唯利是图的商人有什么好歌颂,商贸之旅怎会浪漫”的迷思,而“除了器物交通,通过海上丝路,东南亚也在精神信仰的交流上扮演枢纽角色”的论述,更令人振奋。

是的,东晋时高僧法显走陆路去印度求法后,是从海路回返;唐朝僧人玄奘西天取经,来回走陆路;到了义净,则往返都经海路了。爪哇与苏门答腊,是当时中国与日本僧侣来去印度朝圣的必经之地。当年的交通情景,可由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读到。义净自述,他是乘一艘波斯商船到了苏门答腊。后在季候风起,船只扬帆的时节,又跳上一艘中国商船,经过30天航行抵达广州。

商船。只能是商船。如今在中国、东南亚和东北亚海域打捞出水的一艘艘装满宝物的古代沉船,不都是商船吗?

“梭罗河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最大河流,发源于中爪哇省印度洋岸的塞武山脉,经梭罗往东北切穿肯登山流入爪哇海,全长560公里。肯登山脉以上段流经火山盆地,水势湍

急泥沙量大;山脉以下曲流紊乱,多小湖沼,流域内林、农、牧业综合经营,人口稠密。通航约200公里,流送木材。”“梭罗河口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爪哇谷仓之一。”河上当年商船繁忙,将沿岸货物送往港口。河口的泗水,是海上丝路重镇。早年也算香料之一的稻米等农产品,皆经由梭罗河运到泗水。17世纪时荷兰人在当地种植咖啡,据说“狸猫咖啡”也始于该地……

再次读着同样介绍,恍然懂了《梭罗河》的歌词:“你的光荣历史,我永远记在心里。”何为梭罗河引以为荣的历史?歌词的第二段回答了:“你的历史就是一只船,商人们乘船远航在美丽的河面上。”

梭罗河,一条商贸大河,也是爪哇的母亲河,孕育了爪哇的经济文化。·

心得

在哈德逊河上

◆ 马小青

我们来到纽约——此次美国行的最后一站。

早上,我们全团人员从新泽西来到纽约,准备搭乘水上的士,游览哈德逊河。我的心中充满了无限憧憬:曼哈顿,哈德逊河,自由女神像,多么熟悉的名字,曾经多少次在电影电视报纸杂志上看到你们,今天我就要身临其境了。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只有四个字:妙不可言。

纽约的天气也在成全我们。昨天还在下雨,又阴又冷,今天已阳光明媚,天空一碧如洗。

所有的人都怀揣着兴奋,陆陆续续登上轮渡。就在我还有几步就要上船时,走在前面的我的先生被高出地面15厘米的船沿绊了一下,一下子冲了出去,摔出去四五米远。站在门口的工作人员拉都拉不住。

他伏在地上,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心里一紧:糟了,他平时可是个“弹硬”的人,如果他有这样的表情,那一定摔得不轻。

开船了,哈德逊河上的游览开始了。可是我忧心忡忡,要是他骨折了怎么办?游船开出去20分钟后,工作人员上来问我们:怎么样了?你感觉好点吗?需要叫救护车吗?如果需要的话待会船靠岸了,会有救护车等着。先生觉得没有一点好转,疼痛更厉害了,于是回答“Yes”。

哈德逊河两岸风景迷人,高高低低的建筑错落有致,有的恢宏,有的精致。自由女神像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温婉、柔情。船舱内一个中年男子拿着麦克风,说着很绅士的英语,现场讲解沿途的风光、典故和历史。全船游客的脸上写满了兴奋,他们指指点点,不停欣赏,不停拍照。只有我们两个全然不在这个氛围中。游船一停下,就有两个医护人员走进船舱。他们是来自“F.D.N.Y AMBULANCE”的急救人员。其中一位对我先生进行了简单的问询:刚才是怎么摔倒的?以前肩膀这有没有旧伤?最近有没有在服什么药?有没有对什么药物过敏?等等。最后他捏了捏他的肩膀,说:走吧,我们上救护车。

下船时,我看见刚才那位讲解员站在出口,手里端着一个大瓶子,里面装着一些美元。我心里对他说:对不起了,先生!您的讲解很细致,您对工作很敬业,您的声音很好听,您的语调很优雅。但是我全都没有听进去。这次我就不给您小费了。下次吧,下次我一定尊重您的劳动。

哈德逊河,再见了。这次我同样无法赞美你。在你胸怀的一个小时里,我的心情被焦虑和担忧所占据。红色的救护车载着我们,向纽约下城医院驶去……



履迹

苦路、哭墙、死海

◆ 陆路文摄

不管你是朝圣者,还是观光客,无论你去过,还是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也许你一听到这些景观的名称,苦路、哭墙、死海,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莫名的忧伤和向往。

苦路在耶路撒冷的老城区,指的是当年耶稣在临刑前,背着十字架,游街示众,受尽凌辱,最后走过的一段苦难之路。这段路,狭窄、陈旧、潮湿,弯弯曲曲地在老城中穿行,历尽了千百年的变迁,散发着凄凉的沧桑感。依照圣经的叙说,这条苦路从耶稣受审的地方开始到圣墓教堂终结,共分为十四个站点,每一个站点都发生过悲惨的故事。墙上两幅巨大的壁画描绘的就是耶稣受刑的情景和圣母玛利亚哀凄的面容。苦路的终端圣墓教堂是基督教信仰中最神圣的地方,也是一处著名的世界文化历史遗产,在这里你会感受到圣经文化的无穷魅力。如今,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到这里来重走这条苦路,他们依次沿着路上的每一个站点虔诚地诵经祈祷,缅怀耶稣蒙难的历程。

哭墙离开苦路很近,就在耶路撒冷东南的圣殿山下。三千多年前由所罗门建造的这座供奉“十诫”法规的圣殿,曾经先后两次被巴比伦人和罗马人摧毁,仅仅留下了一堵圣殿外墙的残垣。传说罗马人火烧圣殿时,有六个天使坐在墙上哭泣,泪水粘结了石缝,所以残墙未倒。圣殿被毁后,犹太人被迫流散海外,但是在他们的意识中神灵一直没有离开过圣殿,所以留下来的残墙变成了犹太人心目中信仰的象征,因为这堵墙最接近圣殿里的神灵。千百年来,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从未忘记过耶路撒冷的这堵墙垣。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年都会历尽艰险回来朝圣,当他们面对这堵残墙,都会忍不住潸然泪下,甚至失声痛哭,所以这堵残墙便被世人称为哭墙了。哭墙高18米,长150米,由27层石灰石砌成。如今,哭墙的入口处有荷枪实弹的警察把守,进来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安检。哭墙已被隔成两段,前面一段占三分之二,供男士进出,后面一段占三分之一,让女士出入。男士进去要戴犹太人的小圆帽,旅行者可以在门口领取一顶纸质的戴上。哭墙前,庄严肃穆,但是并没看到想象中的那些嚎啕大哭,叫声一片的场面。只见不少穿着黑西服,戴着黑圆帽,留着长鬓发的传统犹太教徒,捧着厚厚的经书,摇曳着脑袋和身体在轻声诵读。有些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把背包和行李朝地上一放,就用脸紧紧地贴着墙壁开始诵经了。更有一些人,一边哭泣,一边把写着经文的纸条卷起来塞进墙壁的缝隙里。抬头望去,经历了千年风雨和

朝圣者万般抚摸的哭墙,显得苍老厚重,如泣如诉,哭墙上的每一块石头似乎都体现着犹太人不屈的灵魂,也表达了他们对救世主的期待和对世界和平安宁的渴望。

举世闻名的死海,离开耶路撒冷不到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死海,实际上是一个含盐量极高的咸湖,之所以叫它死海是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活着的生命。死海不仅是世界上最咸的湖,也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地方,被人笑称为地球的肚脐眼。这里一年中有330多天阳光灿烂,色温变幻莫测,我们去的那天中午,白云朵朵下的死海,一会儿显现蓝色,一会儿显现绿色,再过一会儿就被一抹淡淡的紫色笼罩了。死海的岸边,围着一条洁白的盐的结晶带,夹在泥土和海水之间,煞是好看。有位同行的男子,高兴地脱下衣服下水去当体验者了,他告诉我们,光站在水里感觉不到跟其他湖水有什么不同,躺下去就觉得浮力很大,手和腿无法正常地划水,人倒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水上漂浮的,非常放松,至于说可以躺着看书读报听音乐那是太夸张了。从死海漂浮后上岸的人有黑白两种,一种人浑身都是白花花的盐晶,连头发眉毛都是白的,另一种人整个抹着黑糊糊的咸泥,只露出两只眼睛。他们说死海的泥巴抹在身上,会使皮肤变得难以想象的滋润和光滑,

